

THE LONGEST TRIP HOME:
A MEMOIR

束缚的少年

[美] 约翰·格罗根 著

张玉梅 译

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 联合推荐
《出版人周刊》、台湾诚品书店

那是生命旅程中最后的温情
需要放弃一个人终生的追寻来换取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PERTUR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THE LONGEST TRIP HOME:
A MEMOIR

束缚的少年

[美] 约翰·格罗根 著

张玉梅 译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束缚的少年 / (美) 格罗根著; 张玉梅译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212-04791-7

I. ①束… II. ①格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39815 号

书名: 束缚的少年

作者: (美) 约翰·格罗根

出版人: 胡正义 选题策划: 曾 丽 责任编辑: 余 玲 梁 静
责任校对: 梁 静 责任印制: 刘 银 装帧设计: 惊叹号设计 赵芝英

出 版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邮编: 230071)

发 行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)

电话: 010-64267120; 010-64266769 (传真)

印 刷: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: (010) 5289177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: 620×889 1/16 印 张: 21 字 数: 244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12-04791-7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译者序

本书作者约翰·格罗根，现为宾夕法尼亚《费城调查者报》的专栏作家。在翻译他这本《束缚的少年》之前，我印象中的格罗根是一位因为创作了《马利与我》而掳获全球千百万读者心的“动物作家”。但当我译完这本书之后我才发现，我对他的认识是多么肤浅。

《束缚的少年》可以说是格罗根的回忆录，但更是一个关于爱、信仰和家庭的温情故事。从作者温馨、质朴、浪漫的文字里，我看到一位擅长用描景、细节、小故事来传达温情、幽默以及人生哲理的一流散文作家。

格罗根出生于底特律市郊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，曾经是个开心、调皮而叛逆的小男孩。喜欢毁坏邻居家的房子、搞恶作剧、偷喝圣餐里的酒，还天真而又笨拙地想在父亲眼皮底下挟带违禁品，经常和女孩们厮混……他的种种行为令父母心痛，也大大地辜负了他们的期望，然而父母的爱也让他感到窒息。于是他离家千里，脱离父母的保护与束缚，开始享受自己想要的人生。

但是，当他以为远离了家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时候。他的父亲却接到这辈子最坏的消息——诊断得了白血病。对于自小叛逆的格罗根来说，因父亲重病而回到保守严格的天主教家庭这

条路，实际距离是几小时的飞行路程，但心灵距离却迢迢漫漫。

格罗根曾说过：一个作者只有打开心胸面对自己，才能写出动人的作品。因此，这部讲述作者人生故事的作品不仅让人感动，更让人从中领悟到亲情的重要和如何找到人生的定位。

在翻译这本书时，我尽可能地保持了原著那富有感染力的语言风格，为读者呈现这个充满情感纠葛和人性思考的情感故事。但因时间和水平有限，书中难免会有一些问题和缺陷，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够给予批评指正。

译 者

引 子

200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，一个电话不期而至。妻子珍妮外出，我正在给三个饿坏了的小家伙准备晚餐。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坐在了餐桌旁。在电话响到第三声的时候，我刚刚捞出意大利面，并把番茄酱搅拌到沙司酱中，我匆忙抓起了电话。

“约翰！”透过听筒，父亲的声音隆隆响。他听起来异常愉快。尽管已是八十六岁的高龄，他依然身体健硕。还像年轻时那样，每天清晨他都要做健身运动，其中包括四十个俯卧撑。他喜欢户外劳作，坚持自己修剪草坪、整理花园、清扫积雪、爬到屋顶清理凹槽。他拥有着十几岁青年般的精力，能够快速地上下自家的楼梯。每天还可以保证六个小时的睡眠。他的笔法优雅自如，同1940年他在通用汽车公司当工程师时一样精准。他仍然坚持锻炼自己的思维，每晚一边轻轻松松地玩着报纸上的填字游戏，一边吃着花生。吃花生时他爱用筷子夹——他的标志性动作，这样手指就不会油乎乎的了。

他每天都嫌时间不够用。再有十四年，他就要成为一位百岁老人了。他开玩笑地说，除非等生命结束了，他才能有闲暇时间读他所列的休闲读物。他总是会说：“等我‘退休’了……”

“嗨，爸爸，怎么了？”

他说：“只是问候一下。大家都好吗？”我马上把话题转到孩子身上，告诉他孩子们都很好。我一边把意大利面和调味汁端上来，一边漫无目的地和父亲聊了几分钟。

我把手放在嘴边，告诉孩子们是爷爷的电话，示意让他们小声点。

我对父亲说：“他们都向您问好呢。”

父亲停顿了一段时间说：“我有事情要和你谈。”

我问父亲：“妈妈好吗？”

我们兄妹几个平时都担心妈妈。这些年来，她身体越来越虚弱。她腰部和臀部的情况恶化，导致她几乎不能动弹。近几年，她的记忆力也开始减退，反应迟钝起来。父亲成了全职保姆。帮她洗澡、穿衣服和进行看似可笑的每天大量而复杂的药物治疗。像工程师一样，父亲会用精确的流程图来安排每天的药物治疗。家里有治心脏病的药，有治糖尿病的，治关节炎的，治疼痛的，还有医生提到的关于治疗老年痴呆早期症状的药物。尽管父亲语调欢快，但是每次电话一响，我都想知道这次会不会是一个坏消息。

父亲说：“她很好。是关于我的，我今天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。”

我走出厨房，离孩子们有些距离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，”他说，“最近我总是感到筋疲力尽，不过没什么大事，仅仅是太累了。”

“嗯，您有太多的事要做，照顾妈妈、照顾家、照顾所有

的事。”

“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能太累了。但是几天前我带你妈妈去鲍勃医生那儿做例行检查。医生看了我一眼说，‘还好吗？你看起来脸色苍白。’我告诉她只是有一点疲惫，别的并无大碍。她说，‘好吧，让我们为你检查一下以确保不是贫血。’鲍勃医生把我送进了实验室并取了血液样本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结果出来了，果然，她是对的，我是贫血。”

“所以给你一些补铁的或别的药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们可以治疗贫血，但是还有一些更严重的，贫血只是一种更严重疾病的征兆。”

“还有别的东西？”

他犹豫了片刻，我知道他在仔细地选择合适的词语。

“当把我的血样取回来的时候，鲍勃医生说他们希望进一步检查来排除别的可能。”

我把电话放在耳旁，等待着。

“他们告诉我，是白血病的一种，并且……”

“白血病？”这个词立刻在我脑中炸开。

“不是恶性的那种，”他赶紧说道，“人们一般听说白血病后会认为是急性白血病，那种是来势凶猛，很快夺命的。我得的是那种，我这种叫做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，这种病就是安静地待在我的血液中罢了，医生说它可以潜伏在人体中很多年，像冬眠一样。”

“多少年？”我问。

“几年到十几年甚至二十年都有可能。”父亲说。

他的话在我脑海里翻滚。“那么，没有什么大事，对吗？”我问，“它可能只是一直睡在那里罢了。”

“医生就是这么说的。她的原话是，‘去放心过你的日子吧，理查德，忘记这件事。’这是她告诉我的。我不用担心，他们会研究症状，像贫血那个病一样，四个月检查一次我的血样。”

“对于那句‘不要担心’你怎么理解的？”我问。

“就不担心呗，现在看着没啥事，”他说，“我只是想保持健康，这样才能一直照顾你妈妈啊！”

在隔了几个州远的电话里，我有种说不出的乐观。爸爸总是撑得住，从通用退休后不久，得了心脏病，他撑过去了；我结婚后，他患了前列腺癌，也撑过去了。爸爸，一个拥有坚强毅力、勇敢迎接各种挑战的男人，这次一定也能撑过去。那潜伏的癌症只是需要好好看守，爸爸会精神抖擞地成功迈进九十岁，他会继续和妈妈共享那磕磕绊绊的、用了半个世纪打造的生活。

“真的不碍事，”爸爸让我放心，“我会听医生的话，试着忘记它。”

我问：“我能为您做点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不用做，”他坚持，“我很好，真的。”

“您确定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，”他说，然后他提了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要求，一个看似很简单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满足的要求。然而对我来说却很困难。

“只要你们记着为我祷告。”他说。

第一部分

青春的年少轻狂



“快起床！小懒虫们！”那声音从太空中传来。

“醒醒，醒醒，我的孩子们。今天我们要去度假了。”

我睁开眼睛，看到屋子的另一头，妈妈正俯身在我哥哥的床头。而她手里，拿着那根可怕的羽毛。

“起床时间到了。我的小蒂姆。”她一边哄着，一边用羽毛尖挠哥哥的鼻孔。

蒂姆用手挡开羽毛，并努力把自己的脸埋在枕头里。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妈妈。她叫醒我们的方法日益革新，并乐此不疲。

她坐在床沿，开始使用她喜欢的一个老伎俩。“现在开始，如果你一点都不喜欢玛丽·凯思琳·麦克伯尼，就板着脸不要动。”她欢快地发出咯咯的笑声。我看到我的哥哥，双眼双唇紧闭，下定决心这次决不能让妈妈得逞。“真的一点儿，一点点儿都不喜欢？”妈妈一边耐心地问着，一边用羽毛刷过哥哥的脖子。哥哥此时更加用力地闭紧了嘴和眼睛。“我是不是看到有一丝笑容了？哈，我想我确实看到有一丝笑容了。你有一点喜欢她，对不对？”

蒂姆已经十二岁了，很讨厌一个名叫玛丽·凯思琳·麦克伯

尼的女孩儿。这个女孩儿之所以会让十二岁的男孩子讨厌，是因为她可以在操场上粗鲁地挖鼻孔直到流血，她也因此而闻名。而我们的妈妈也拿她作为早晨的起床号令。“真有点喜欢？”妈妈继续耐心地问着，并用羽毛顺着哥哥的脸挠到耳朵，直到哥哥无法忍受为止。蒂姆的脸因为忍受这种折磨而变得扭曲。尽管他拼尽全力地去忍，但最终还是爆笑了。这种笑可不是他心甘情愿的。他从床上跳起来，噔噔跺着脚，冲进了卫生间。

带着成功的喜悦，母亲拿着羽毛向旁边的床走过去。我二哥迈克尔九岁了，同样很讨厌他班上的一个女孩儿。“嗨，米奇，如果你一点也不喜欢艾丽斯·崔沃特，坚持板着脸别笑……”她一直用羽毛挠哥哥，直到他也忍不住了。我姐姐当然也跑不了这样的待遇，而且她是我们几个中最大的一个，母亲总是从最大的开始依次叫起。

轮到我了。“哎哟，我的小约翰，”她一边叫一边拿羽毛在我脸上蹭，“你喜欢谁啊？我想想，难道是辛迪·安·塞拉霍斯基？”辛迪·安·塞拉霍斯基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小女孩儿。虽然她只有五岁，我也只有六岁，她已经向我求婚很多次了。我努力保持严肃的表情，下巴都颤抖了。母亲还不罢休，“是辛迪·安？一定是！”她说拿着羽毛划过我的鼻孔，我忍不住咯咯笑出来。

“妈妈！”我一边反抗地叫着，一边跳下床。清爽的空气从开着的窗子飘进来，带着新修剪的草地和紫丁香的幽香。

“孩子们，穿上衣服，拿出你们的啤酒箱，我们今天要去圣安妮大教堂。”妈妈宣布道。我的啤酒箱是穷人版的军用小提箱，放在我的床尾，上面贴着一层废旧墙纸。不是因为我们穷，而是我父母忍不住节省，哪怕只是一分钱。我们每个小孩子都有这么个小箱子，每当出去旅游时，这些结实的厚纸箱就

被塞得像手提箱一样。爸爸把它们整齐地排放到雪佛兰的后备箱里，这样就是完全免费的行李了，所以爸妈都喜欢这个办法。

即使在我们这个天主教社区里，其他人家也像多数家庭一样度暑假，比如去游览名胜古迹或者去游乐园玩。而我家却总去神圣之地，比如寺庙、教堂、修道院。我们点烛下拜，祈祷神灵保佑。圣安妮大教堂是北美最神奇的地方之一，它坐落在魁北克附近圣劳伦斯河畔，我们从底特律郊外驱车大概七小时就到。接连好几周了，爸爸和妈妈给我们讲了几百年来那里发生的神奇的愈病故事。他们说早在1658年，一位在那最初的教堂里干活的农夫，在用石头砌地基时，他的风湿病突然好了。“我们的主办事是很神秘的！”爸爸喜欢这么说。

我拿着装好的厚纸箱到了楼下，爸爸已经把准备好的帐篷挂在旅行车后面，远行途中我们就在里面睡觉。妈妈也做好了三明治，很快我们就出发了。圣安妮大教堂果然名不虚传：由大理石精雕细刻而成的双子塔直插云端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宏伟壮丽的建筑。教堂里面更令人难忘：主入口的墙壁上挂着数不胜数的拐杖、手杖、支具、绷带和其他辅助残疾人的器具。这些都是圣安妮治愈那些人时帮他们解脱下来的。

周围熙来攘往的都是前来朝圣、祈祷奇迹的发生的残疾人。我们点燃蜡烛，父母领着我们来到教堂长椅那儿，跪下双膝向圣安妮祈祷，即使我们没有任何疾病需要祈求治愈。“你需要请求被接纳。”妈妈小声说。我低下头请求圣安妮如果日后我的腿坏了，请让我能再次走路。我们在外面爬上山坡，沿途十四站形象地描绘了耶稣最后的受难时刻的景象，我们在每处都停下来祈祷。这次行程的重点是我们爬上二十八级台阶，据说这些台阶复制于耶

稣受难前，爬去面对彼拉多^①的台阶。但是，我们并不仅仅是爬上阶梯，而是跪着并且每层都停顿一次大声说“万福玛利亚”。

向上走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身后紧跟着的是玛丽乔和蒂姆，之后是迈克尔和我。在第一阶时，我们念道：“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恩慈，主与你同在。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生子耶稣同受赞颂。”在说耶稣名字的时候，我们把头低得很低。来到第二级台阶，我们又念：“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在今日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等罪人祈求天主。阿门。”接着我们又爬上下一阶，继续诵念祈祷文。一遍又一遍，当我们慢慢地前进到达最高处时，迈克尔和我互相戳对方并交换眼神看谁能令对方先笑出来。

在去停车场的路上，我们路过一个礼品店，在那里我选了一个内装圣安妮的雪花玻璃球。妈妈在大教堂后面的水龙头那接了一瓶水，认为它是神圣的，如同从卢尔德^②或其他神奇的地方取来的圣水一样。之后教区神父会为这瓶水祈福，而她会把它放在亚麻制衣橱里。当我们生病时，特别是持续发烧或嗓子疼、耳朵疼时，她便会取出这瓶水，用里面的水涂抹一下我们的前额、嗓子及耳朵并用手划十字。

回家的路上，爸爸和妈妈玩起了蜜月游戏，这总是给了我们这些孩子无穷的乐趣。“低一点，孩子们，不要看！”妈妈一边指示我们，一边溜到父亲身旁的座椅上。她紧挨着父亲，将头靠在他

① 彼拉多：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，是下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

② 卢尔德：法国西南部上庇里斯省的一个市镇，也是法国天主教最大的朝圣地。

的肩膀上并在他的脖子和脸颊上留下很多吻。他在开车的时候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，宁静的笑容洋溢在他的脸上。父亲不是一个容易显露感情的人：晚上的时候，他送我们去睡觉，并不会拥抱或亲吻我们，而是和我们用力地握手，看来他已经和我们一样在享受蜜月游戏带来的快乐。

“亲一个，亲一个，里奇。”妈妈轻柔地低声说。

我们四个孩子在后车座里挤成一堆，抬头看着他们跟情侣鸚鵡一样偎依着，我们用聪明的暗语谈论他们。每个经过的汽车驾驶员想必都以为我们的父母是新婚夫妇在度蜜月。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正在接吻的夫妻已经有四个孩子，正藏在后车座并且尽情地咯咯笑。“又来了一辆车，”我们一致地尖叫着，“再吻他一下，再吻他一下。”妈妈总是很乐意服从。

又一次成功的家庭神迹之旅即将结束。我们在清新的加拿大空气中露营，朝安大略湖中扔石头，吃着在篝火上烧烤的我妈妈拿手的猪肉青豆，然后跪着爬上二十八级台阶并一直祈祷，祈祷生活美满幸福。我的父母热爱天主，互爱对方及我们。我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可以四处跑着玩耍打闹。我有一个房间，在那里可以随意拿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如玩具或啤酒箱。最好的事情是，如果有什么事做错了，我只要一天的行程就能到圣安妮大教堂，用她那神奇的治愈力量让一切步入正轨。那是一段多么梦幻奇妙的时光。

2

我的父母邂逅于1947年，那时爸爸刚退役不久。他曾经在太平洋上的一艘航空母舰上服役四年。相遇一年后，他们就结婚了，几周后母亲就怀上了第一个孩子。

在即将为人父母之时，他们做了一个约定，他们的子孙后代，女孩儿取圣母玛利亚的名字，男孩儿取圣约瑟夫的名字。圣约瑟夫没有享受任何生育的快乐，却承担起了父亲该尽的责任。在我家，圣母“无玷怀胎”是既定事实，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。圣神奇迹般地将天主的孩子降临到处子之身的圣女玛利亚的子宫中，而可怜但又毫无怨言的圣约瑟夫承担了一切。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一切非常不公平。

我的姐姐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，被赐予了两个天主教的名字。我的父母在洗礼时为她取名玛丽·约瑟芬，后来简称为玛丽乔。接下来的两个男孩分别叫蒂莫西·约瑟夫和迈克尔·约瑟夫。

在男孩子们降临之前，还有一个夭折的女孩儿。尽管她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呼吸过，但也被父母赐予了洗礼名：玛丽安。唯一见过这个女孩儿的人就是我的爸爸。尽管只有几秒钟，但爸爸说这个女孩儿简直就是完美无缺，就像是一个洁白无瑕的瓷娃娃。